

和平鐘聲

# 永遠的和平人

◆蕭華銓敘述、蕭百惠整理



今年（2007年）4月18

日，周維忠長老載蔡茂堂牧師伉儷來Torrance拜訪我，為了出版台北和平教會設教60週年特刊，懇請我這「碩果僅存」的92老翁寫些感言。

## 源遠流長的歷史

要寫我與和平教會的關係，就不能不談我的生平。1915年，我出生於臺南一個佛教家庭，世代膜拜媽祖。25歲畢業於台大醫學部（日治時代），後

專攻內科。行醫35年後，1975年退休移民美國。

在高等學校時，教授德文的石本岩根先生引領我認識基督教，並帶我去衛理公會聚會。當時的衛理公會教會就在和平教會現址，是個日式木造家屋。牧師藤田夫婦是日本人，沒孩子，住在教會裏。教會共有60人，都是日本人，大部分是學生，少數是教授、家庭主婦和孩子。雖然只有我是台灣人，沒人輕視我，牧師和教授對我特別親切。在教會，就如享受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最後的合唱，榮耀又和諧。1935年我20歲生日那天，受洗成為基督徒。



1940年5月藤田牧師夫婦（右第2、3位）與牧師娘妹妹的家庭離台前合影



1935-1937蕭醫師參加青年團契

1940年，神賜我賢妻玉霞。次年，日本戰事如火如荼，我們應日本教授之懇請，冒險乘船到神戶去行醫。1946年戰爭結束後，我們帶著兩個孩子回到台北，在公立醫院上班。次年二二八事件發生，遂自己出來開診所，白手起家，非常辛苦。

1947年6月，我們素不認識的莊丁昌牧師夫婦突然來訪，我才知道十多年前我受洗的衛理公會教會，已開設為「和平基督長老教會」。接下來的三十多年，我們一家就在這教會聚會、成長和服事。

## 盡心盡力的良牧

莊丁昌牧師夫婦是神忠心的僕人，也是教會的好管家。他們領的是微薄的薪水，做的卻是勞心勞力的事工。從講道、帶查經、探訪、主持大小會議、輔導青少年等等，樣樣包辦。在

小小的牧師館裏，他們教養自己的四個孩子，同時開放房間讓主日學用，又開放廚房讓各團契使用。我想那種沒有privacy（隱私）的生活是不好受的，莊牧師一家卻從不抱怨。

一般人看莊牧師溫文爾雅、孜孜不倦，卻不知道他有嚴重的氣喘病，常需來我的診所報到。有一天，晚上10點，他胃痛來找我。我看他痛得太厲害，深知有異，要他馬上去馬偕醫院急診室，結果他因胃潰瘍太嚴重，而需要動外科手術。

莊丁昌牧師夫婦牧養和平教會20多年後退休，隨女兒一家定居洛杉磯。1977年3月，我兒子奕仁在洛杉磯結婚時，因媳婦純瑛大學時也在和平教會聚會，就請莊牧師代純瑛的爸爸來give away。1987年3月，莊牧師蒙主恩召，許多老和平人從美國各地來參加葬禮，一同緬懷多年前關懷引領他們的好牧者。

至於為我受洗的藤田牧師夫婦，我和玉霞在神戶時，他們還從台灣寄照片來。我們回台灣後，卻一直沒他們的消息。1970年，我們去日本拜訪牧師的妹妹，才知道在戰爭結束前，一次空襲時，藤田牧師被炸死在中山北路馬偕醫院附近的防空壕內，幾年後，牧師娘也被主接去了。

## 永遠溫馨的回憶

1950和60年代，我的工作非常忙碌，每天看病人超過12小時。到了週末，大醫院不看門診，我更忙了，所以我本身對教會的參與非常有限。感謝主，玉霞不僅賢慧勤儉，更把和平教會當成她的另個家來建設愛護。

那時，教會常鼓勵弟兄姐妹開放家庭，請人來家裏作禮拜。我家一年兩次舉行家庭禮拜，教會裏年輕的、年長的相聚一堂，非常熱絡歡欣。我家的孩子看見媽媽準備這麼多可口的茶點，更是興奮雀躍。孩子們一個個進入高中和大學後，來我們家的教會年輕人越來越多，或開會，或吃喝，或彈琴唱歌，或談天說地，或做Project，每個人看起來都那麼單純可愛。

和平的大學生大部分來自台灣中南部，一年難得回家幾次。為了鼓勵會友常關懷這些大學生，每年母親節教會都舉行「抽乾媽媽」活動。我們家已有六個孩子，每年又會多三四個。玉霞常請她的「現任」和「舊任」乾孩子來吃飯，叫「蕭媽媽」的人越來越多，自己的孩子都記不得誰是「乾」



1968年青契於蕭華銓醫師家聚會

的了。

三四十年過去了，幾位在美國和台灣的乾孩子，還常打電話來問候，特別是母親節時。他們路過洛杉磯時，也會來拜訪。連莊丁昌牧師的老二莊文生牧師來美國開會時，太太都會叮嚀：「回來前別忘了去拜訪蕭爸爸和蕭媽媽喫！」

## 栽培精兵的教會

1960、70年代，在美國，能無意中碰到一位台灣人，是一喜；若他（她）也是基督徒，是雙喜；若他（她）也曾是和平人，就是大喜了。在那大喜難求的時代，神卻行了奇妙的事。1970年，長婿光民和一些早期留學生，在洛杉磯成立一台語長老教會，其中的李宗派、陳中霖、許照信、羅明德等人，都是台北和平教會的畢業生。1975年，我們搬到洛杉磯後，很快就加入這間長老教會。能用自己的

語言和鄉親一起在主裏聚會，其中的舒暢與溫馨，只有僑居外地的人能意會，特別是年長如我者。我非常感激和平，造就了這麼多基督國度的精兵，無論到天涯海角，都能在教會挑大樑。

然而，我最感激的，是和平對我家六個孩子的栽培。他們的生長時期，正是我的醫務事業最忙碌的時候，我和玉霞無法隨時盯著他們的一舉一動。但從小，我們就帶他們上主日學，然後少年團契，然後青年團契。在團契裏，他們學會認識自己，也學會了解不同背景的人；學會領導人，也學會被領導。同時，教會裏的輔導

和牧長教導他們學習基督真理，為他們的信仰打下穩固的根基。現在他們都是五六十歲的「歐基桑和歐巴桑」，都在不同的崗位服事神與人，同時把這信仰傳承給下一代，我的孫子中已有作牧師的了。

我六個孩子的配偶中，長婿光民、媳婦純瑛、四婿博仁、五婿天正，都是和平人。看見自己孩子的婚姻美滿，作父母的就欣慰又滿足。為此，我也要特別感謝和平。

## 同心協力建聖堂

今年4月蔡茂堂牧師伉儷來訪時，談到和平教會現今的會堂已不夠用，



1958年青契兄姐，前排右2為蕭百合



而且多處破損，所以建堂是急需之務。談到建堂，我又想到一些往事。

和平教會開設初期，雖然戰後經濟蕭條，社會貧困，會友卻是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。一土一木，一磚一瓦，加上會友的一信一心，禮拜堂終於落成。在眾多日式木屋的社區裏，和平有尖塔的磚造教堂特別顯眼又堅固。1951年3月29日舉行獻堂禮拜，弟兄姐妹都興高采烈地慶賀。五十六年後的今天，我們還保存著獻堂那天全教會的合照相片，我也特別懷念當年大力資助建堂的許鴻源和吳南雄兩位長老，他們都已被主接去了。

1960年代，和平教會門口沒樹蔭，台語崇拜的人在等待華語崇拜結束時，都必須曬太陽，有一位姐妹就自願去教會種樹。幾年後，教會增長很快，莊牧師體衰，長執會聘請商正宗為副牧師。一天，這位姐妹看見教會旁的公寓大樓有一層急著要賣，就積極推動長執會去購買。因時間急迫，教會沒辦法馬上拿出這麼多錢，她就把自己的積蓄拿出來借給教會，還免利息。兩個月後，長執會募足了錢，很快就全數



蕭華銓醫師夫婦參加孫女婚宴（近照）

還她了。於是，教會安排莊牧師一家去住公寓，商牧師一家則住教會裏的牧師館，兩家都能安居樂業。不久，這姊妹就移居美國了。去年她的女兒回台灣，曾去和平教會照相。老姊妹在相片中看到當年她種的樹還在，高興極了。

1975年我們離開台北時，滿城已是新建的高樓大廈。今天，和平教會的會友還擠在我們1951年建的「古早厝」內聚會，未免有點趕不上時代了。一般教會不喜歡談「錢」，但推展神國事工絕對不能沒有錢。在台灣，在美國，我曾參與數間教會的建堂，我肯定地說，參與建堂，是最有意義又最多利潤的「投資」，如果你用的是天國的算盤（天國牌計算機也可以）。但願現代的和平人能承先啟後，把神的聖殿快快建造，不但利益自己，更能榮耀上帝。⊕